

秦良玉演義

文公直 著



I246.4
76=2
22

秦良玉演義

下

文公直 著

中国书店影印

B

616001



從理論上
分析是喚
醒急迷不
易之法

兩層理由
透澈肯定
使聽受者
無可置喙

以情動之
以學折之
龍啓雖欲
鹵莽不可
得矣

第貳壹章 納蘭言忍辱效吞炭 閔菲語記恨險操戈

龍啓懔定秦良玉默然不語。秦良玉道：「姐姐請仔細想：妹子不才，原爲仗義行俠，纔入這虎穴龍潭。豈有不想早誅兇之理？況且捨身涉險送審媽媽來此，祇爲姐姐您的世仇當報，豈有翻阻止您報仇之理？不過旁觀者清，不能懔着您朝火坑裏跳，袖手不理。如今王氏弟兄羽翼已成，黨徒衆多；以我們十幾箇劍客出生入死，還不能手到擒來。姐姐單身前去就行了嗎？大英雄，須處變如常，不露聲色，纔制人於不知不覺之間。任憑甚麼慘事，須忍得住；任憑怎樣急事，須耐得住。兵法說：「靜如處女，出如脫兔。」願姐姐深思之。如今我們已經調集千多人馬，卽日就要攻莊了。姐姐祇待外面攻急時，一聲內應，縛兇如縛鷄。不費吹灰之力，就能暢意報仇，豈不是好？」

此更是人情中言語
龍啓雖不欲
不耐亦不
忍爲矣
更以己
動之龍啓
更不能貿
然矣

藉審氏口
中極寫衆
女俠

審氏這時也止住哭泣，幫着苦勸，說：「你父母，就祇生你一箇，你要有一點差錯，這仇教誰去報？就是我，自從生兒不育，丈夫死在軍中，蒙主人、主母相待如骨肉，臨殉難時，又鄭重托我，務必保得你長大成，爲父母報仇雪恨。我好容易忍盡屈辱，受盡氣惱，辛苦焦急，慘痛悲傷，沒一椿不到百分十足，所爲的，不過想不負主人、主母，死後地下能覓相見無慚。如果你冒冒失失，輕身捨命，一旦失錯，翻遭毒手，不但是更加一重深恨，不能報復。就是我死了，也沒面目見主人主母。這十幾年艱難苦楚，更不必說；一迴想起來，不碰死也要活活氣死！好姑孃！你待一待吧！我先前總想着王家這一夥人，沒人能敵，這仇恨終沒有報得的一天了，所以對誰也不願提。這兩天，到那裏一瞧，見各位姑孃，都是本領高強，遠勝王家這夥蟊賊。纔知道天上有天，人上有人，足可以對付這兒強盜還有餘。深喜我十幾年心事得遂。你正好待外面兵到，一齊動手，準有把握，不是最好的事嗎？你千萬要急在一時纔好。」

這纔將計
劃紮出然
而是帶補
筆性卻不
滿彌補痕
跡

顧甄子助
白報仇者
也至此時
豈有不盡
力以助之
理點出焦
郎爲下文
白氏大復
仇之線索
哨子即張

龍啓道：『說了半天，時候也不早了。秦姐！你們現在到底預備怎樣幹？幾時動手？能不能告訴我呢？』秦良玉道：『我們自探過路經後，知道這兒地面太大，非有兵接着分守攻占下的路道不可。要不，攻是白攻。沒法斷路，就不能制王賊的死命。所以我們到樂天莊去請兵。——就是這位白姐去的。那知樂天莊大俠周青溪老丈見他的令媛和門徒來了多天，絕無音訊到家，料是事情棘手。便又遣他的門徒來臘黑烈兩位姐姐，統率四百名莊丁，抄小路趕來援應。好得白姐性急，連夜趕路，纔半途遇着問起時，這陷人坑的情形和文家冤案周老丈都已專人訪得。並會着甄甄子，得知這兒的王氏弟兄，就是殘害白氏一家的王仁澤，王仁規。並且有白姐舊仇，——曾欺負他母親的，——焦星郎也改了姓名，投在王家作走狗，當哨子。所以周老丈連忙將人馬分撥散開，做幾撥，逐漸開來。爲的人少，好走小路繞關卡來。宗宋黑杰然帶的是頭一批；黑老丈成德帶二批；周老丈自己帶第三批；共有整千的人。白姐已經同着第

二子之流
亞點出周莊
派兵之來
原乃不是
硬湊強拉

龍啓亦有
才識此則
不能不說
是王氏教
育之功

一批到這莊後面紮營了。準備明日，就要進攻。姐姐祇要候着訊。姐姐能在內裏幫忙，我們有箇不竭力通知共作的嗎？」

龍啓道：『偷着過來的人馬，怎能有營棚紮營呢？』秦良玉道：『這些東西，文家裏有的是。三、五千人正使不了。後面來的，已經有公事去了，更不打緊了。』龍啓道：『那麼，我們也得約箇記號纔好。要不，打起仗來，是說不定的。一時來不及通知，再沒約定記號，怎得通氣呢？』白超接言道：『我們攻進去時，裏面自然知道的。就是姐姐也不見得，老在屋子裏警着。臨時還是要和那廝們一同出戰的。我們在陣上，隨時可以互通聲氣。如果要一齊動手時，祇須約定一句話好了。』

秦良玉道：『我們的口號，本是「文勝」兩字。將來姐姐在戰陣上或是旁處遇着不認識的人，可將這口號叫出，可免誤傷。到臨動手時，就用「三氏報仇」四字爲號。沒見面時，就以放衝天流星爲號，這就萬無一失了。』龍啓道：

同音說錯 此種誤會 在所必書 然而他及 皆少寫作 者此亦察 用心體所 實故事為 得浮為者 人無寫也 一口號也 也此寫到 如此真活 筆下圓活 透頂

此情確雖 為情確且 審氏確有 曾未盡自

「我們並沒三世深仇，祇是父母之仇罷了。用『二世報仇』似乎不大對。」秦良玉笑道：「這原不過是隨便一句口語。我說的是『姓氏』的『氏』，並不是『世代』的『世』。這回事不是你們三家一同報仇嗎？」白超接言道：「王賊萬惡，仇恨的何止千家；我們祇以自己的仇恨為口號，似乎偏私而且不廣。不如竟用『鋤奸』『除惡』四箇字做對答口號。一呼一應，更顯精神。」秦龍二人一齊贊『好！』

正說着，隱隱聽得譙樓上「噹……噹噹噹！……喇喇！」已是四更四點，轉眼就要天明了。衆人齊都一驚。秦良玉便立起身來道：「時候不早了。審奶奶此地不便容身，我仍負你回去吧。」審氏口中雖答應，卻是慢吞吞的立起身來，似乎依依不捨，又似還有許多密語要說，沒說一般，嘴脣翕翕的顫動不已。龍啓已經窺得，便道：「媽媽不走，也沒緊要。我屋子裏，沒人敢亂闖進來的。不過白日委屈些，得瞥在這地室裏。翻正外面就要改莊，也瞥不到一兩天。媽

入室一大哭，後並未說甚麼，此際自不忍行。二人之心，相照倒底，是乳育關，繫抑是同，心關繫然，而筆下感，情橫流浸，潤滿紙矣。此回頭再見四字，意味深長。

媽就要走吧。」審氏歎道：「噫！我爲你十幾年苦也喫過了，譬幾天有甚緊要？」秦良玉遲疑着，心想：「審氏還是回去的好。」白超卻又是一種意思：「以爲馬上就要來攻，審氏留不留都沒關緊要；二，以爲審氏在此，可以保得龍啓心思更堅；三，以爲即使審氏在此，被察破，龍啓也對付得了。便向秦良玉說了。秦良玉便道：『那麼就請媽媽和姐姐自己留心吧！我們走了，回頭再見！』」

恰值史瑯、史環來關照時候到了，便一齊出了地室。龍啓連忙開牕，先出去，四面瞧過，靜寂無人，纔親送四人出外。秦良玉白超和史氏姐妹向龍啓互道珍重。——審氏沒救出來，祇在地室口淚眼翹望示意。四女俠已飛身越過花牆，蹤影不見。

次日，天纔破曉。小天堂王家莊四面薄霧籠罩；雀鳥方叢集在枝頭歌唱；噪曙；微風拂樹，清氣遠飄；全箇莊子都深深沉浸在澹雅的鴨蛋殼般淡青色

這一段奇文，令我咀嚼過三遍，讀者如何

瞋睡着護莊，五字連寫，絕倒

這一大段，戰事卻如法，滑稽新奇，極了

光海中。莊內的小伙護卒，擎着頭，歪着網巾，敞着胸膛，鞞着破鞋；朦朧着兩眼，張着大嘴『呵欠』不止，鼻涕眼穢糊塗流滯；一面緩緩的緊着那條鬆得要掉的腰帶；一面力睜兩只倦眼，半開半閉，勉強瞋着地下苔痕；七衝八倒的，闖到那正在瞋睡着護莊守門的小卒身旁。兩箇正混拉胡扯的瞎說亂撩。

陡然霹靂一聲，山搖地動。把兩箇還沒告別的睡魔震得踉蹌遁走。兩箇小伙頓時眉清目醒，比用胰子盥洗過還要明爽。急忙扯開眼皮，恨不得把眼睛珠兒吊出眼眶外面來，瞧過明白。兩箇腦袋博浪鼓兒似的兩邊直搖亂擺；嘴裏連嚷：『怎樣吶！』『怎樣啦！』身子不由得索索的零碎動起來。腔子裏胆胞水好似錢塘怒潮澎湃狂湧。兩隻瞋睡蟲，立刻變成了兩隻鯁飾兒，『咆咆咆，』自己失了主宰，沒了把握，亂搖擺。

『啊』的一陣吶喊，好似黃河決口一般的響聲。兩箇小伙從自己的閱歷，知道這是進攻以前威喝。嘴裏的調兒，跟着變換了。嘴脣一抖，便叫出：『呵呵！』

來了來了
一步緊一
步了

事極迫切
而筆極閒

呵！不……不得了了……了不得！我的媽吔！』猛然一陣碎急的鸞鈴響聲，纔把兩箇小伙的魂靈給震回頭。急忙旋轉那剛塑過的身軀一瞧，卻是三騎馬連鑣而來，大叫：『開橋！——開橋！——緊急呀！——快快！』

莊頂上鏈索『吼吼咯咯』一響，吊橋平撂下來三騎馬搶上橋板，躍進莊門。把兩箇小伙嚇得閃身一讓，忙把身子向門後塞。那頭一騎馬上的大漢高聲叫道：『快關門！』那頂上莊橋『吼咯咯』的拉起。兩小伙連忙推門。纔瞧見那三騎馬上漢子腰間，全帶着藍色小旗，『呸吧吧！』直入莊裏。知道這是急極了。

兩小伙忙把門上的小牕打開來，偷向外瞧。這一來卻不是兩三騎馬。但見外面密密層層，滿堆着許多人馬。一色都是黃衣青袴，當胃一塊圓月，大書一箇『樂』字。人叢中，當先兩箇人：一箇人，是靛騰蛟甲，泛青蛟首盔，藍紬袍，藍寶帶，手挺丈八點銅純鋼蛟鰲蓼葉鎗，跨下青鬃馬，生得方臉星眼，挺胃緊腰；

逸用帶常待文爲字王奇之伏字賦寫雀奇啞茲兵可兵此謫非古盔
筆了一此自何記克文具爲以這更也旗兵黑知器三可他譜甲
真出筆際有下清武奇轉大兩見接驚二烈爲衣人比書可皆
暇來便平交人真名想變小文細着鳥字周來甲按胡稽有

一箇是鑲鐵踞膝盔，連環威麟甲，黑緞袍，烏甲帶，手挺畫桿青鋼麟鏢三及戈，跨下卷毛黑馬，生得長臉劍眉，圓腰壯臂。後面另有一箇黃金蟠螭盔，鎖子裊蟒甲，黃羅袍，金甲帶，手挺鐵桿烏鋼裊蟒七曲矛，跨下五明千里黃華馬，生得大面直鼻，膀闊身長；威風凜凜，押住陣腳。乍望去，好似三箇兇神惡煞，領着幾百箇啞兵。雖然人影幢幢，卻是靜肅無聲。但見旌旗招展，鳥雀亂飛。

兩小伙看得癡了，驚得呆了。暗想：『今天偏是我該值，可不是合該倒眉！』正在心中惦念着，突然腦後聲音亂響，嚇得兩人齊驚，剛待迴頭時，猛然背上劇痛，耳中聽得喝道：『渾蛋！胆敢私窺。裏腦袋嗎？』二人忽掣身返轉時，見是一箇親隨，王新一箇哨子王克武，帶着令來接管莊門。再向後瞧，祇見兵馬亂擁，知道出大隊了，嚇得連忙把鑰匙交割給王新。二人如逢大赦，抱頭向一旁躲去了。

樂天卒稱
天兵至當
在王莊言
祇能以盜
評對方無
他辭可借
也

裸字躍字
寫得好

莊門開處，『唵喇喇』一陣狂跑，沿岸列成一字陣，和來兵夾岸對峙。想要渡河，河岸已被來兵占作陣場。祇得亂放亂箭。對陣上黑烈見眼前地窄不能開門。夾岸對望，終沒結果。便和押陣的周茲商量。下令：後退三箭地。來獵向對岸大喝道：『勦賊天兵降臨，叫王賊快來領死！』這邊陣上督隊的雲中龍歐陽齊，見對岸已經讓出陣場，便回頭問：『那一位去擒擊強盜？』聲未了，江東八勇中的活鬼章九思躍馬應聲突出。

吊橋迅放，章九思衝過對岸，這邊歐陽齊，督同七賊，押着小伙，一齊突過橋來，背水列陣。莊內王恩督四劍客，統小伙跑出，接着原地列陣接應。兩岸齊聲吶喊。鼓角交鳴。頓時鬧成一片。

來獵見對陣約有六百多小伙，自己雖祇統三百人馬，卻毫不懼怯。待章九思馬將近垓心時，猛然雙腿一擡，坐騎平地一躍出，手中平托長鎗，『嗤』的刺出。章九思馬跑正速，萬不料來獵並不走馬，而竟平空躍到。一時失於防備。

由得他說
得嘴響

有膽有把
握方敢爲
此言

心不定更
不能勝矣

被來獵一鎗刺入左前股，頓時築落馬下，恰值大隊人馬趕到，連忙奔來搶着損回，僥倖沒結果性命。

來獵挺鎗立馬，高叫道：『賊子聽着：快着幾箇稍許能動傢伙出來，似這般膿包，殺的太容易了，你家祖宗不痛快！』那邊陣上獨角蛇田魁，千里風孫書，又氣又羞，同聲怪叫雙馬並出。兩柄大砍刀，分向來獵左、右兩肩，同時劈下。黑烈方待向前，來獵叫道：『妹子待着，瞧我收拾這一對沒骨賊耍子！』嘴裏說着時，手中鎗一繳，『霍鏘』一聲，兩柄刀一齊倒向左邊。來獵接着將鎗一橫，左刺右扎；耍耍！一連幾鎗，把兩箇大漢殺得目轉頭昏，招架不迭。

對陣上見情形不對，花豹任三孃，雪人兒鈕雲珠，倆孃兒們先後出馬來援。這邊陣上忽然滾出一團黑雲，猛向兩人一衝，頓時把兩騎馬衝作兩處。任三孃見黑烈氣力這般大，知道是箇勁敵，不敢待慢，提心防着；鈕雲珠因見章九思落馬太快，心中想着：『老章武藝並不差，怎麼一合不到，便落馬呢？』

更加懸心驚意全神貫注。黑烈卻沒把兩人摺在心上。

我早知周
二姐早耐
不住了

急極了

寫得周茲
如火如燄
不可捉摸
精神已極

這死法也
少自來不
曾見過

六騎馬鬥戰多時，猛然一棒鼓響，左翼衝來一彪人馬。周茲扭頭瞧時，正是符中，倪道領兵，白超押陣，如飛而來。周茲大喜叫道：「快來押陣，我要增援了！」說罷，也不待符中等趕到，兩腿一夾，『潑喇喇』躍馬直向對陣衝去。那邊陣上刀子金、包芳、羅永三人見了，連忙一字兒擺着，迎面攔着。周茲也不問是誰，要一箇矛花，向羅永、包芳兩箇面上扎了兩矛，早把兩人扎得後閃倒退。刀子金見了，以爲是破綻，掄起長戈，向周茲腋下刺來。周茲鼻孔裏吼了一聲，肩胛一擡，趕緊又一夾，早將刀子金的戈桿夾住。回頭大喝一聲，嚇得刀子金一縮。周茲便迴矛一築，將刀子金築得倒撞馬下，長戈已奪了過來。一面右手掄矛向包羅二人札架；左手挺戈向地下一刺。總算刀子金是自己的兵器，送了終。包芳、羅永大驚，手亂心慌，待要退後。歐陽齊也駭得心紛神亂，暗想：『不好！這夥人怎麼這麼兇！竟能奪戈殺人，一面還敵兩箇，似這般勇悍，除非母獅』

實在丟臉

白超好勝之心不能永在武當而嫁文氏

子來對敵得了！』

這時白超又驟馬向前，歐陽齊祇得連發求救角聲。後面四劍客見了這般情形，不敢向前，祇連連差人向莊裏求救。莊裏聽得外面祇來了六箇人，領幾百兵，爲甚麼十四人抵敵不住，還要傷人死人呢？王平仲便祇通知十大將預備出馬。自己也披掛起來。

外面歐陽齊已拍馬上前迎住白超兩下裏一交手，白超手中一條曲及長槊，使得翻江擾海，盪風生雲。一條槊祇不離歐陽齊左右。幸而歐陽齊曾經下過苦工，功夫還不差。盡心提防，招架了三十幾箇回合，白超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：『人家戰三箇還斬了一箇；我就一箇也拾掇不了。回頭怎樣見人呢？』心中一急，忽然想出一箇計較來。便將槊法改變，漸漸鬆懈下來。越殺越緩，以後竟祇有招架，全不回刺了。歐陽齊心中暗想：『倒底女子不濟，起初時多兇，三、五十幾合就不行了！』手中戟便一着緊一着，向白超扎來。白超心中暗自好

尋死了

笑。覲箇便，虛挺一槩，帶轉馬頭就走。歐陽齊見白超槩法已亂，拍馬狼狽而逃，怎捨得不追？手中戟一挺，緊趨過來。陣上符中，倪道見了，各自催馬挺起戟，又待要擋截。白超連忙向符倪二人使眼色止住。

叫也遲了

了歐陽齊
收回小槩
爲他書渾
忘之點

歐陽齊仍不停退，仍隨後急急追趕。白超故意伏鞍而走，使歐陽齊不能瞧見他前面動靜。歐陽齊以爲白超力盡，更加趲的起勁。白超迅速抽得背上小槩，歛的扭騰翻臂，向後一槩擲去，但見白光閃處，歐陽齊知道中計，大叫一聲『不好！』急仰身閃時，一小槩正中左胷，痛得頭昏血濺。急忙仗功夫，死命掙住，沒落下馬去。不料白超猛然抖擻精神，迴馬一槩刺來。恰值歐陽齊迴轉過來，一槩正中股上，歐陽齊可真受不住了，仰身撞下坐騎，白超再提槩重刺，歐陽齊從此沒命。白超趕到屍邊，拔回小槩，割取首級，方驟馬回陣。本陣上倪道符中，率衆兵歡呼迎接。

那邊陣上主亡將傷，頓時大亂。周茲將矛一揮，兩陣人馬，潮一般，猛然突

亂軍情形
總是以籠
統之辭包
寫之很少
如此詳寫
實況者而
收降卒而
必言其用
妙甚

人家祇來
六個你們
出去十幾

陣。這邊是三軍無主。王恩忙叫『放橋救人。』這江東八勇中膽下的六箇連忙奪路逃走。犇上吊橋如飛的逃入莊內。衆小伙見吊橋放下，紛紛奪橋犇跑。周茲倪道：『已揮兵殺上。』王恩深恐敵兵搶過橋來，高叫：『快收橋！』莊橋頭上守兵聽得少莊主叫喚，忙將軸機絞動，硬將吊橋攆起來。有方逃上橋的翻被攆落橋下。還有不得過來的，祇好拋了兵器，跪倒投降。恰值周茲來獵，督隊猛向前來，衝到橋邊，一時收攏不住，踐踏傷損了許多。白超符中連忙約束衆兵，向兩旁散開，纔把橋堍前面讓出。急急的將降人收下，查點時，纔計二百七十四人。便派倪道率兵將降人押往後面，好好看待，留爲將來作領路嚮導之用。來獵等搶橋不及，便隔水放箭『噼噼噼』直向莊門叢集射去。那搶着擠進莊門的小伙人馬中箭的不知其數。王恩連忙叫那已經進莊的快向兩邊分散。這纔將當面的大路讓出，屯集後來擠進的人馬。連忙將受傷的人馬擯擡到後面調傷棚裏去。這一陣，莊內折了二員大將，雲中龍歐陽齊，一片雲